



原林深处

张作为

内 容 提 要

《原林深处》是反映祖国西南边疆苦聪族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共分上下两部，这是上部。题材新颖，情节曲折动人，它细致刻画了白眉射达和缪娜、白虎和美索两代英雄人物的悲欢离合的斗争生活故事，歌颂了我党我军在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方面的伟大胜利。

人物形象突出，结构不一般化，能引人入胜，语言朴素优美，堪称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思想指导下的一部较好的读物。

原 林 深 处

上

张 作 为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 字数：612 千字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7,000册

*

书号：10088·628 定价：1.80元

摘自1953年12月9日日记：

人若吃得山桃苦
会更坚强更聪明

——苦聪族谚语

目 次

开 头.....	1
第一章.....	8
新的任务.....	8
道路侦察.....	16
三支弩箭.....	29
第二章.....	36
空中寨里.....	36
登门行医.....	48
一差二错.....	60
瓮中捉鳖.....	74
修墙显技.....	103
采花道上.....	128
水到渠成.....	145
第三章.....	157
虎口奇遇.....	157
远走高飞.....	174
胶林喜宴.....	190
匆匆下山.....	203
绿林纵火.....	219
潭畔新仇.....	237
雪恨销踪.....	258

藕断丝连.....	277
第四章.....	282
两个会议.....	282
密林夜谈.....	292
坡上铳声.....	308
人去洞空.....	329
第五章.....	341
失之交臂.....	341
狐皮与盐.....	354
喜解狼围.....	370
第六章.....	387
激流遇险.....	387
钻木仿古.....	401
营窟欢聚.....	424
一帛脚印.....	442
深山请客.....	457
第七章.....	480
民族命运.....	484
绳锯木断.....	498
浮光掠影.....	514
瓜熟蒂落.....	534
第八章.....	548
赤足裸身.....	548
草榻托孤.....	563
耳提面命.....	574
阴霾漫天.....	584

改弦易辙.....	600
破晓之歌.....	614
第九章.....	625
阳光灿烂.....	625
箪食壶浆.....	635
胜利会师.....	653
第十章.....	662
百川归海.....	662
谜中之谜.....	674
银花火树.....	687
拔箭助喜.....	702
原箭归还.....	718

开 头

在旷野里哪怕是打闷棍，也好躲避；
从密林里悄射出的弩箭，最难防御！

——苦聪族谚语

嗟嗟①，在祖国西南边境哀牢山脉的一个角落，那阴森可怖、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里，居然有一个人在树间穿行，象飞鸟一样的快迅，象猴子一般地敏捷。

眨眼间，此人便跑到一座杨树林边，纵身跳上一棵高高的白杨树，手搭凉棚，探身向外眺望。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人呵，赤身裸体，头发花白，蓬松垂肩，黧黑的脸膛方方正正，圆圆的大眼灼灼有神，厚厚的嘴唇微微翘起，短短的胡髭成八字形，如虎一般的腰身，似猿一样的臂膀，浑身古铜色的筋肉，疙疙瘩瘩，闪闪放光，腰系虎皮，手执弩弓，背斜箭囊，腰挎刺刀，显得既威武而又倔壮。若不注意，还会误以为是茂密的白杨树上，竟派生出一根挺拔独秀的松枝哩！

正是这个奇异的彪形壮汉，继又攀上杨树梢头，右手扶着树枝，探出老半截身子，焦急地东张西望，好象在寻找着

① 云南民间口语：表示惊讶，读mèi

什么东西似的。后来，他不断地磕响厚嘴唇，黧黑的脸庞绷得梆紧，额头上的皱纹，也骤然更加深刻、更加明朗。从那副焦灼的神态看来，很明显，他又因为没有找到目的物而深感失望了。

忽听哗啦一声响，有一桠树枝倒伏下地，随即弹了回去，那个胡发花白的奇人，业已跳到树下，不等站稳，扭头便朝一条宽阔的菁沟跑去。这一带林地，都是湿漉漉的，腐朽的树干，嫩绿的青苔，枯黄的叶子，年复一年地铺了一层又一层，走起来极富弹性，每一纵跳，几乎都要弹出去丈把远，宛如表演走钢索似的。突然，他一跃而起，飞越过菁沟，登上一座巉岩，用左手执弩插腰，举右手握箭齐眉，双目圆睁，仔细搜索，显得既英武又神气，俨如一尊石雕巍然屹立。到底他是在干什么呵？如果是狩猎，那为什么有几只饿鹰，肆无忌惮地在他头上盘旋，贪婪地窥视着，凄厉地尖叫着，纯属有意向他挑衅，怎么他的弩箭，反而一动也不动呢？又是为些什么，有一支赤褐色缀着白点子花的梅花鹿，扬着一对白晰的八叉角，逍遥自在、冒冒失失地逛到他的身旁，怎么他只是眼睁睁地望着，丝毫不为所动，而任随这支送上门来的珍品，惊惶万状地逃之夭夭了呢？可见，他不是狩猎。瞧呵，他眼时有多急躁呀，估摸，他是再一次地失望了。

多么令人难以理解，这个奇异的人，奇异的装束，奇异的神态，以及身披弩箭，东奔西跑的奇举行止，极力渲染着神秘的色彩。究竟，他是因发现了什么，才不懈地跟踪，抑或是丢失了什么，才四处去寻觅？瞧他有多么急呀，急得团团转，急得直跺脚，急得一刻也不停，纵身又跳下巉岩，挥

动黧黑的光脚板，在那荆棘刺棵中奔波，恰似踩在撒着滑石粉的洋灰地坪上一样。那两只脚底板的老茧，很难想象有多厚实。而这些厚实的老茧，又是经过了一番多么惊人的长期刻苦磨炼呵。

不一会，这个纵跳如飞的壮汉，又跃上一架山梁。梁子上，参天的古树竞相生长，有的孤高挺直，耸然而立，似乎野心勃勃，非要长到把天空戳一个窟窿不可；有的身材庞大，枝粗干圆，争着占领有限的空间，把旁的树挤倒也在所不惜。阔叶蔓藤爬到树干上，伸着肥大浓绿的胳膊，树有多高，它就爬多高，树有多粗，它就缠多粗，错综复杂，密密麻麻，回环交织，形成巨网。大树之下，那萋萋的蒿草，婆娑的翠竹，婀娜的野芭蕉，挤成一团团，简直连一点空隙都没有。可是，这个赤身裸体的壮汉，却照旧纵跳自如，奔跑如飞，从林墙外钻了进去，从藤网里爬了出来，精神焕发，全神贯注，以至成群结队的蚊虫，在腐叶烂草上嗡嗡飞舞，飞来跳去的雀鸟，在青枝绿叶间吱吱啾鸣，以及从那密林深处，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凄厉的狼嚎，一声声低沉的虎啸，仿佛他都没有觉察。那一双机灵的耳朵，随远眺的双眸而谛听，整个身心，都集中在一个主要的焦点上：定要生方设法，去进行更有效的寻觅，追踪……

这当儿，隐约响起得得的马蹄声，随风传来叮叮的马铃声。他那明亮的大眼，立即射出振奋的光芒，虎地跳上一棵榉树，隐藏在密叶之中，循着得得的马蹄声和叮叮的马铃声，放眼瞭望，他接连“哼哼”几声，那方正的脸膛，憋得通红；那裸露的筋肉，莫名地颤动；那无比激动的神采，万分紧张的情绪，都充分地说明了，他所需要寻找的物件，业

已找到；他所奋力追踪的东西，就在眼前。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情况紧急，不容遐想。壮汉立即跳下桦树，飞也似地绕过山梁，潜伏在一棵枝叶茂密的桦树上，迅速拨开遮住视线的枝叶，把弩箭支架在树杈口。圆睁双目，屏息着呼吸，单等追寻物送上门来。

茫茫林海，异常宁静。

得得得！

叮叮叮！

果然，又有一阵马蹄声和马铃声交响着，打破了宁静的气氛，响声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嘹亮，从那响声起处，跃出了一夸人马，前后计有三骑，马呈枣红色，都是著名的滇产乌蒙马哩！那十二支白生生的蹄子，整齐地、满有节奏地掀动着，象着意在敲响这一片处女地似的。马上的三个骑手，都穿着黄绿色的军装，一律斜背着枪，缀在军帽上的五角星，象一颗红色的宝石，闪着耀眼的光芒。

为首是一个紫膛脸的汉子，长得膀阔腰粗，身材十分粗壮，眉宇间的风采，现出一副十分干练的样子。他不时勒住马头，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本本，细心地描画着什么，画毕，又策马西进。

中间是一个白俊的后生，额头宽宽，精灵而略带几分稚气。一忽儿，他兴致盎然地勒马吟哦，象是触景生情似的；一忽儿，又指手划脚地欣喜若狂，宛如发现奇珍一般。他虽然时时刻刻都在看着，听着，尽量使好奇心得到满足；但是，他仍以较大的注意力，瞻前顾后，处处摹仿别人的样子做。所以，就更显得紧迫而忙乱了。

后面那个骑手则迥然不同，生就红彤脸，浓眉毛，大眼

睛，魁梧的身躯，骑在小巧的乌蒙马上，实在太不相衬，无论叫谁见了，都会对马产生恻隐之心。然而，此人似乎心安理得，稳坐马鞍，不以为意。那一双深邃的大眼，观察着山石草木，旁若无人似的。好在那匹娇小的乌蒙马，凭听使唤。驮着那么大的个子，竟若无其事，穿林跨涧，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不时发出惬意的嘶叫，或疾步趋前，闻一闻同类的尾部，昂首朝天而嘶。

正是这三位原始森林的不速之客，一股劲地扬鞭催马，向着正西方挺进。可能，他们连做梦都没想到，在这绿色的底层，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奇人，紧紧在后跟踪。眼时，他们更无从知道，就在前面的那一棵桦树杈口，竟已架好一张黧黄色的弩，那闪着青光的、锋利无比的箭镞，正对准着他们的头颅和胸膛哩。

就这样一方有心，一方无意，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缩短了。潜伏在桦树上的那个壮汉，神情也随之而越发紧张，他把垂及眼睑的一绺白发，猛地撂向耳后，细眯起左眼，握紧手中的弩箭。那青色的箭镞呵，便跟随骑手们的行止而忽上忽下、时左时右地移动着。

近了，骑手们很快就进入射程以内了！壮汉右手的食指，慢慢地紧贴到扳卡上。就在这扳卡即将扣动，弩箭就要飞出的关键时刻，他忽然瞥见，走在最前面的那个骑手，倏地勒住了马，从挎包里掏出个鲜红的东西，一抬手，就放出许多白生生的小玩意，哗啦啦地随风飞扬，活象一群白蝶在翩跹飞舞，使他不禁眼花缭乱，张口结舌，惊疑不定。接着他又看见，那个白俊的后生，滚鞍下马，东扑西抓，捕捉白蝶，一只只都交还原主，收进挎包里去。多么令人猜不透

呵，在这深山野岭之间，先莫说是白蝶，就连五光十色的花蝶，多得哪怕是用担子来挑，也休想挑得完呢。眼下，只不过才跑了几只不值一看的白蝶，还要专门捉回来，象宝贝似的珍藏，岂非咄咄怪事！不料这时，又响起一阵叮叮的马铃声，是远跟其后的那位大个子，拍马赶上来，三人围在一起，嘀咕了一会，突然一齐掉转马头，向左拐弯，陡地消失在一条深邃的峡谷里。

糟糕，本来业已垂手可得、马到成功的事，经过这一突如其来、意料不到的挫折，铸成功亏一篑，弄巧成拙，叫壮汉好不失悔。他立即收起弩箭，哧溜下了桦树，飞步追踪，急急象松鼠般地在林中纵跳，忙忙如飞鸟似的在树间穿行。不一时，他又迂回到骑手们的前面，在那条深长的峡谷口，再一次地截住他们。

兴许，骑手们刚才已经觉察：在这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里，有一个拈弩执箭的奇人，象钉子似的钉住他们不放，必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为了逃避来自桦树上的突然袭击，防止流血事件发生，才及时掉转马头，躲进深谷里去的吧！那么，人家现在又已藏在谷口的一棵秃古松上，架好弩箭，他们为什么还显得十分安详，无忧无虑，策马越刺丛，跨水塘，穿翠竹，绕深涧，沿着深邃而窄长的山谷，面迎那锋芒尖利、锐不可挡的箭镞，无畏地徐徐前行呢？可见，他们还是蒙在鼓里呵！刚才的行动，只不过是偶然的巧合，或者不妨说，是出于一种本能，直觉到要从这条深谷里走，才比较恰当一些罢了。

所以，当毫无所觉的骑手们再次闯入射程之内时，在秃古松上望眼欲穿的壮汉，也不禁喜上心头。仇人见仇人，分

外眼睛红，前车之鉴，不能重蹈，他毫不踌躇，立即扣动扳卡，但听弦响处，便有三道青光，“嗖嗖嗖”地飞过空间，如流星，似闪电，直奔骑手们的头颅和胸膛，三人同时应声落马……

多么妙呵，这百发百中的神箭，竟一举结果了三个仇人！壮汉不禁抹着胡髭，仰面迎空，纵情大笑起来：

哈哈，他扔掉了心上的巨石！

哈哈，他洗雪了满腔的仇恨！

志得意满的笑声，在深山幽谷里回响！

最后胜利的笑声，在峻岭密林间滚动！

一直到他提起弩箭，飞步在山林里穿行，跑到一堵悬崖绝壁的边缘，抓起一根系在楠木树上的藤条，纵身腾空而起，象荡秋千似的荡过一道宽阔的深渊，轻轻落在对山的一棵榕树上时，笑声仍在空间飘荡！

可榕树梢上的人哟，却已无影无踪了！

啊啊，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知海知水不知深。到底这个一丝不挂的神奇壮汉是谁？难道真是从天而降的吗？他和骑手们又是怎样结下的血海深仇？以至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寻迹追踪而来，终于在这深长的秃古松峡谷口，下此毒手了呢！

唉唉，那三位全副武装的骑手又是谁？为什么他们要在哀牢山上扬鞭催马，冒冒失失地闯进这一片神秘的原始森林地带？以至惨遭仇人的暗算而丝毫没有觉察，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正是：“人在林中走，祸从天上来”。

这是多么可叹的呵！

第一章

想要捕获一只鹿，
捉到的却往往是个獾，
想做成功一件事，
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苦聪族谚语

新的任务

这是一九五三年。

按照我国的节令算来，现在正是严寒的冬季。这时的北国风光，朔风凛冽，冰天雪地，好一个银铸棉堆的世界！可是南国呵，特别是在这西南边境，掩映在碧波里的瑶家所聚居的空中寨，风和日暖，花气袭人，却是一派仲春的景色哩！寨外，层峦叠翠的群山，象一片浩瀚的汪洋大海，从太平洋和印度洋吹来暖和的风，不断掀起浓绿的波涛，发出一种闷沉沉的唿啸声；寨里，茅屋点点，每栋房前屋后，都围着婀娜的竹篱，里面芭蕉、棕榈和团花木的叶子，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放射出金绿色的光辉。尤其妙趣横生的是：有

一股清清的山泉，从山林深处流出来，缓缓穿寨而过。聪明的瑶人在泉水之旁，用竹筒装成水车，竹筒凭借山泉的流速，灌满了泉水，升起来又倒掉，如此自由自在、不紧不慢地循环旋转，带动着一台台木碓，忽起忽落，此起彼伏，发出有节奏的“吱嘞、吱嘞”声，昼夜不停地在帮助瑶家捣米哩！这种情景多么富有诗意，怎能令人不陷入水长流、春常在的意境中呵！只有那寨头的一棵高大的核桃树、枯黄的叶子在呜咽着，难分难舍地纷纷飘落下来，才令人想起现在已是隆冬时节了！

从空中寨北面的山谷里，升起一缕袅袅的白烟，有时钻进密密的树林，在枝叶间化为乌有；有时又象一条巨蟒，蜿蜒着直上天空。真是万里晴空一片绿，一缕白烟上青天。这景象又是多么迷人的呀！

此刻，红五连的一班长龙大海，正坐在几块青砖之上，用肘撑着膝盖，握拳托着下巴，细眯着眼睛，盯住这一缕白烟出神，在那紫黝脸上，浮起一丝幸福的微笑。的确，他是被陶醉了。不过，并非为这迷人的景色，而是因那一缕袅袅的白烟，已成为他十分把稳地下定结论的依据。他异常振奋地断定：“一窑整整十万块的青砖，已经烧成了！”

为了这一窑砖，龙大海曾经度过了多么艰难的日日夜夜呵！论烧窑这一行，诀窍全在看火色，如果火色看不准，结果就会烧成半窑黄半窑黑，质量低劣，就象煮饭一样，费了柴火煮锅夹生饭。出色的“烧窑工”龙大海，运用炼就的火眼金睛，识别着窑里的火，那怕是在每一分钟里所发生的一丁点变化，根据火色变成紫红、桔黄或青色，以及黑影的移前、挪后或消失，准确决定增添柴块的数量和位置。他就这样在

深邃的窑洞里进行操作，足足有九天九夜了！一双有力的大手被熏黑，宽宽的脸膛被烤红。他咬紧牙关，度过了浓烟滚滚的白天，熬过了炉火熊熊的夜晚。今天，他终于看见了这成功的信号！象老师傅酿酒，已闻得着酒滴瓮中的淙淙声；象老母鸡抱蛋，已听得见雏鸡冲壳而出的啾鸣。从那袅袅的白烟中，他仿佛看见一块块青砖，川流不息地滚上那空中寨南面的山巅，倾刻之间，那山巅上的草绿色帐篷，竟变成了高大的营房，一幢幢、一排排地矗然而立，……从此呵，他们——红五连的英雄战士们，宛如打下地层的桩，又如生满须根的树，跟瑶族人民手拉着手，心连着心，牢牢地守卫着祖国的南大门，一道把这一片神奇而富饶的边远疆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乐园。随即，在他的心田，就象开满了鲜艳的花。蓦地，九个白天的劳累，九个夜晚的瞌睡，竟汇集成一股无形的力量，犹如粘性无比的万能胶水，把他的上眼皮和下眼皮紧紧地粘合起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睁开，跟着，他的头呵，便沉重地搭拉到膝盖上了！

不知过了许久，有一个身材高高大大，脸色红红彤彤，眼睛深邃明亮，名叫墨波的战士，如飞地跑来呼唤：“班长，醒醒！”

可是，龙大海却一动也没动。

自然，墨波深知班长确实是太累了！要让他美美地睡上一觉，这是全班战友多日来的一致愿望。现在，居然有一个这样好而现成的机会，本不应再叫醒他了！但，指导员正在等着，不行呵！他迟疑了一下，就象打锣似的高喊：“班长，指导员请你！”

龙大海霍地跳起来，擦住墨波的肩膀问：“你，你说哪

样①？”

“指导员请你！”

“指导员？指导员回来啦？”

“嗯，刚回来，还没进家，就叫我来喊你。”墨波一改平时不多言笑的脾性，例外地添了一句：“象有急事儿哩！”本来，他还想向班长请求：如果有新的任务，一定要交给我呵！可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

一听说指导员确已从团部开会回来，龙大海心神不由一振，睁大惺忪的眼，转身便跑。没几步，又回头叮嘱：“墨波，你要好生照看砖窑。砖成了，莫瞎捣估啦！”

说罢，他迈开大步，跨沟越埂，如飞地奔上山岗。不料，是谁又在一迭连声地喊着：“班长，班长！……”

他掉头一看，是眉清目秀的小战士纪英，正站在一个胶泥塘中央，手牵牛绳，肩着牛鞭，闪着一双机灵的眉眼，悠闲地没话找话说：“班长，墨波在找你哩！”又明知故问：

“啲②找着啦？”

“找着啦！”龙大海转身欲走。

纪英急了，忙喊：“班长，等……”不防那一头蒙着眼睛踩泥巴的大水牛，一听到主人在讲话，就趁机站住歇憩，更糟糕的是竟高高地翘着尾巴，拉起屎来。纪英话没说完，便“啊吆吆③”地一声惊叫，拔起两条泥腿，跃到泥塘边上，拿起粪箕来接牛屎，顺口溜也就溜出来了：

① 云南民间口语：什么。

② 云南民间口语：是否。

③ 云南民间口语：表示惊叹，吆读mè。